

神 女

编剧 吴永刚

（片首）

一座象征“妇女未来”的浮雕。
在浮雕上推出了剧名“神女”。

一个妇女宠爱地抱着孩子，好像在哼着催眠曲。以此作衬底，映出了本片的演员表。

又一座妇女手抱婴儿，爱抚地在喂奶的浮雕（以后影片历次用作衬底出现的画面，都用这幅浮雕）。在这浮雕上映出了字幕：

神女……挣扎在生活的漩涡里……在这夜之街头，她是一个低贱的神女……当她怀抱起她的孩子，她是一位圣洁的母亲……在这两重生活里，她显出了伟大的人格……

（片首完）

第 一 章

—

上海，时近黄昏。在这繁华都市的一角。灰蒙蒙的天色，笼罩在鳞次栉比的屋宇上空。

暮霭沉沉的街头，一个工人模样的老汉爬在一架靠墙的竹梯上，他打开墙壁上一盏路灯的玻璃灯罩，吹燃手中一根纸捻子，把灯点燃。然后，他关好灯罩，走下竹梯。

这时，一个车夫拉着黄包车从他身边经过，他让了让，等黄包车过后，才扛起竹梯向另一边走去。

路边，一所屋子的玻璃窗上也透出了光亮。

二

一间接设简陋的卧室，拥挤地摆着几件不成样的旧家具。靠墙的一架老式梳妆台上，却摆满了香水、雪花膏等等化妆品。斑驳的墙壁上钉着一具挂衣架，衣钩上挂的却是两件女人入时的花旗袍。这些，显然都和室内寒俭的设备很不相称。

瓷缸边，放着一个孩子玩的布娃娃。

床边摇篮旁，一个年轻柔美的少妇（阮嫂）怀抱婴儿缓缓摇晃。她爱抚地轻轻拍着孩子（小宝），孩子渐渐入睡。

阮嫂回过头去看看桌上的时钟。

桌上的闹钟，正指着八点四十五分。

阮嫂轻轻拍着小宝，她看到小宝已经闭上眼睛，便把小宝放进摇篮。小宝惊动，睁开眼睛，她忙又摇动摇篮，小宝终于甜甜地进入梦乡。

阮嫂给孩子盖好被子，轻手轻脚地走到梳妆台前，她对镜理理头发，抹上口红，戴好耳环，换上时式的花旗袍……她觉得已经穿戴整齐，到床边拿起热水瓶摇了摇，便朝室外走去。

阮嫂到房门外，探头喊：

旁边另一扇门打开，一个老妈妈出来，似在问阮嫂什么事。

阮嫂回答说：

字幕：“水瓶已经灌好了，请你当心他醒来的时候。”

老妈妈点点头。

阮嫂安排完，回屋，一面朝桌子边走去，一面关切地朝小宝看看。她轻轻走到桌边，拉开抽屉，取出皮包。再一次眷恋地看看小宝，才走到门边，关上电灯，走出房门。

三

大门口，阮嫂开门出来。

一个黄包车夫拉着车子迎上，阮嫂向他说了几句什么话，那意思是她要到什么地方去。说完，就坐上车，车夫拉了就跑。

杂乱繁华的南京路，夜市。

新新、先施、永安三大公司屋顶的霓虹灯闪耀着刺眼的光辉。

有轨电车驶过时，车厢里的灯光像一行火炬划过了画面。

大公司靠马路的橱窗，商品琳琅满目，布置成各色花哨的图案，吸引着过往行人。

一个穿着游泳衣裤、面现笑容的西洋美女腊像，好像在对站在窗前欣赏的路人微笑。

行人摩肩接踵，来来往往。

街头一角，一个老汉坐在一张破桌子后，桌沿前挂着“张铁口算命”的布条子，有两个人正正经经地站在一边听着张铁口胡诌。

黄包车从旁一晃而过。

昏暗的路灯下，街边的人行道上，在一家当铺前，阮嫂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缓缓踱步，她不时抽口香烟，注视着前后左右的行人。

有一群人密密地围成个圈子，饶有兴趣地观看。

圈子里有两个人正在争吵，一胖（章老大）一瘦，你拉我扯，互不相让。最后，章老大怒睁着眼向瘦子骂了两句话，便朝他肚子上猛击一拳，瘦子应拳倒地。

章老大毫不在乎，傲慢地甩甩衣袖，走出人群，两个小流氓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在章老大身后。他们耀武扬威地从站在当铺门前阮嫂的

身边走过，章老大向阮嫂挑逗地一笑。

阮嫂看看这几个流氓，又转头看看那个被打的人，她眉头紧锁，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四

阮嫂的住房，房门打开，隔邻那位受阮嫂嘱托的老妈妈走进屋子，到摇篮边拉开摇篮上盖的毛巾看看，小宝沉睡未醒，她才又走出门去，关上房门。

五

路边的人行道。

阮嫂吸着烟慢慢走来，她有意无意地在一个人口含烟卷的男人身边站住。男人瞧了阮嫂一眼，不屑地扔下烟头，掉头离去。

阮嫂惘然若失，呆在街头，茫茫然。

一个乞丐急急过来，拾起男人扔下的烟头，猛吸。

旁边，一个警察走到阮嫂身后，看了看乞丐，又露出怀疑的眼神看看阮嫂。

阮嫂忙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转身走开。

六

阮嫂在另一条街头慢慢踱着。

一个穿长袍、戴大礼帽的中年男人跟在阮嫂身后，打量着她的色相。

阮嫂回头，媚然一笑，两人默默无语，互相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阮嫂跟着他走了。

七

晨曦初展，沉睡的上海在苏醒。

一家旅社的大门口。

阮嫂从大门出来，她拢拢已松散的头发，踏上晨光清新的马路。

阮嫂家楼下过道。

阮嫂精神萎靡，有气无力地走上楼梯。

阮嫂推开房门，回到自己房内，换下高跟鞋，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到床边，把手提包朝床上一扔，然后到摇篮边看看小宝。

摇篮里小宝惊醒，大哭。

阮嫂弯身抱起号哭的孩子，亲热地吻着小宝的脸。一夜的屈辱和辛酸，似都已在孩子的脸上得到了慰藉。

第 二 章

八

又是一天。

都市的夜晚，霓虹灯永不疲倦地在黑暗的长空中闪烁。

在这喧闹污浊的夜市里，阮嫂踟躅街头。为了生活，不得不在行人面前装扮起欢乐的笑容。

突然，街上行人脚步慌乱起来，阮嫂似乎感到了什么，机警地注意着。

一组在马路上巡察的警察，在一个小头目指挥下，迅速分成两路跑了开去。

街边，一些惊慌的人慌乱地奔跑着。阮嫂感到要发生什么事，她着急地在考虑怎么办。

街上的一些人还在奔跑，警察追上一个女人，拉住这个女人的臂膀，女人惊慌地挣扎。原来警察在捕捉街头拉客的私娼。

几个女人更快地飞奔，警察追赶着。

阮嫂也在街边奔跑。

警察追过来，寻找着要捕捉的人。

阮嫂跑到一个路口，仓皇地看看周围，接着又往远处飞奔。

阮嫂跑进一个弄堂。

警察跟着追了上去。

阮嫂跑到一家门前张望，门关着。

阮嫂跑到另一家门前张望，门也关着。

阮嫂又跑到一家门前，门也是关着。她十分焦急，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她发现身后的门是虚掩着的，她马上转身推门进去。

警察追过来。

街上人们奔跑。

警察追到门口，东张西望地寻找要抓的女人。

九

阮嫂进得屋来，忙又把门关上。她惊魂未定，靠在门后喘气。

突然，阮嫂像看见了什么，睁着眼，面上露出了惊愕的神色。

屋内，靠墙的地方，一张简陋的大床上，躺着一个胖子，原来这就是那个在街上打人的流氓——章老大。

章老大听见关门声音，睁眼坐了起来，一看是个女人，他起身朝门边走去。

门外，警察仍在街心寻找着。他看看四周，发觉要追查的女人突然不见了。他狐疑地摸着自己的头，似乎在说：“刚才那个女人怎么不见了。”

室内。章老大对着自己闯进的少妇，不怀好意、嬉皮笑脸地看着她。阮嫂没有警惕，对章老大诉说着刚才发生的事，还指了指门外。

章老大过来把倚门喘息的阮嫂推开，拉开门，朝外张望。警察过来问话，章老大摇摇头，然后关上房门。

章老大关好门，回身告诉阮嫂，意思是警察已经走了。

阮嫂一听，转身想开门出去。

章老大拉住阮嫂，色迷迷地说：

字幕：“你应当怎样来谢我，今晚别走了。”

阮嫂一怔，低头沉思，没有马上答复。

章老大却已变了脸色，摆出一副流氓腔，对阮嫂说了几句，阮嫂无奈，苦笑了一下。她一方面讨厌这个流氓，一方面“职业”使她不能拒绝这个地头蛇的“勒索”。她立刻变了形态，缓缓向床边走去，一屁股坐在床边的桌上，伸手向章老大要烟。

章老大看了阮嫂的神态，知道他已如愿，跟着过来，摸出香烟递给阮嫂。阮嫂接过纸烟，老练地在指甲上敲了敲，然后把烟叼在嘴上。

章老大忙划了火柴，给她点上。

阮嫂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跷起脚，昂头喷着烟圈，俨然一副娼妓姿态。

第 三 章

— ○ —

数日后，赌场里。章老大和一批赌徒围着桌子赌钱。

章老大挥着粗胖的手，吆五喝六，打出了牌，睁眼看着台面。

章老大打赢了，面露得意之色，向身边的小流氓夸说几句。

小流氓把桌上的钱往章老大一边撸了过来。

章老大兴高采烈地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抽烟。看着窗外夜都市闪烁的灯光，想起了阮嫂窈窕美丽的身形，面上渐渐显露出邪恶的笑容。

— — —

街上，章老大摇摇摆摆在前走，两个小流氓前呼后拥，紧紧跟随。

远处，阮嫂手里拎着酒菜，正向家门走去。

章老大远远看见了，马上对小流氓吩咐了几句，三个人一起紧紧跟在阮嫂身后。

— 二 —

阮嫂到家，上楼。

章老大和小流氓也已到了楼下，马上跟随阮嫂上去。

阮嫂进屋，到桌前放下酒菜。刚一转身，突然看到章老大等也进了屋子，她惊呆了。

章老大和爪牙们嬉皮笑脸地对着她看。

阮嫂不得不虚与委蛇，笑脸相迎。

章老大得意地看看小流氓，小流氓也会意地看看章老大。

章老大忽然发现了睡在摇篮里的小宝，他走到摇篮旁，弯身想抱小宝。

阮嫂马上奔过去，阻止章老大抱小宝。

章老大懵懂地看看她，然后转头对小流氓说：

字幕：“想不到她还有那么一个孩子。”

章老大说完，神色诡谲地看着小宝。

阮嫂对章老大的神态感到不祥，她抬头望望章老大，痛苦地思索着。

章老大转头吩咐小流氓坐下，自己在室中兜了一圈，好像在窥探着什么。突然，他发现了桌上的酒菜，他过去揭开菜罩，端起菜来嗅了嗅，高兴地对小流氓说：

字幕：“有这样好菜 还不快打酒。”

章老大说完，掏钱给了小流氓，自己大摇大摆坐下。

阮嫂睹此情景，莫可奈何，深深叹了口气。

— 三 —

章老大和小流氓围着桌子，喝酒谈笑，旁若无人。

一个小流氓谄媚地对章老大举起杯子，说：

字幕：“今天喝我们老大的喜酒，应该多喝一杯。”

章老大听了更加得意，他已经喝得迷迷糊糊，将酒杯递给站在他身前的阮嫂，要阮嫂喝酒，阮嫂心里正感痛苦，推开酒杯。

章老大不满地说：

字幕：“你别不受人抬举，你不去打听打听你大爷的厉害，像你这样一个孤零零的女人，以后还想在外边混事吗？”

阮嫂听了这些话，心里既是凄楚，又是愤恨，可又奈何不得，她反常地苦笑起来。

两个小流氓识趣地退出了房间。

字幕：“从今以后 她被章老大视为占有品。”

第 四 章

一四

夜。阮嫂家，章老大斜躺在藤椅里打瞌睡，两只脚高高搁在桌上。

阮嫂从外面进来，轻轻地走到桌边，从皮包里取出出卖肉体换来的钱，仔细地放进抽屉。

章老大听见声音，睁眼看见阮嫂在放钱，马上过来，推开阮嫂，去拉抽屉，阮嫂上去阻止，章老大猛地把阮嫂推倒在床上，拉开抽屉，把钱取出，数了数，放进自己袋里。

阮嫂在床上气愤地看着，不敢反抗。

摇篮里的小宝受惊，大哭。

屋外，过道里，邻居老妈妈闻声走到门边听了听，从锁眼里向内张望。

屋内，章老大藏好钱，得意地说：

字幕：“老子正缺钱去翻本。”

说完，章老大拿起帽子，拉开门，朝外走去。

屋外，站在房门口的老妈妈见章老大出来，忙让开。

章老大瞪眼看了看老妈妈，不予理睬，自管自下楼。

老妈妈等章老大下了楼梯，她就进屋去。

阮嫂坐在床上，既生气，又痛苦。老妈妈过去扶她。

小宝在摇篮里哭叫。

阮嫂忙过去抱起小宝，亲热地拍着他，哄着他。

一五

赌场里，章老大拿阮嫂卖身的钱下赌注。两个小流氓在一边帮腔助阵。

一六

阮嫂房内，阮嫂抱着小宝，痛苦地思考着。老妈妈在一边劝慰。阮嫂最后说：

字幕：“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决意要搬走了，再去想法子找点事来做，请你不要告诉他我上哪儿去。”

阮嫂对老妈妈说完话，就把小宝让老妈妈抱着，自己马上迅速地整理起衣物来。

一七

早晨，章老大赌了一夜，把阮嫂卖身的钱也输光了，垂头丧气地回到阮嫂家来。

章老大跨进房门，发现屋里四壁空空，阮嫂早已杳如黄鹤。

章老大在屋里呆立片刻，然后恨恨地走出门去。

楼梯口。章老大出来，又碰到了隔壁那个老妈妈，他指指房内问她，那意思是阮嫂到那儿去了。

老妈妈假装不知，摇摇头，走开。

章老大无奈，气恼地朝楼下走了。

第 五 章

一八

工厂地区，烟囱林立。

街道。阮嫂为了寻找职业，到处奔波。

阮嫂走到一片荐头店，她看见不少妇女——年老的，中年的，还有年轻的大姑娘坐在店堂里，靠着墙壁，围成一圈，静等着雇主上门来挑选。

阮嫂过来，刚想进去，她看见墙上贴着一张字条：

“至亲好友 无保不荐。”

阮嫂心情沉重，快快离开。

一九

阮嫂手提一个包裹，走进当铺。

阮嫂典了钱出来，经过路边一个卖儿童玩具的地摊。

阮嫂在地摊上拣了一会，最后挑了一个会敲锣打鼓的泥娃娃。她跟摆摊子的老汉讨价还价一阵，终于买了泥娃娃回去。

二〇

阮嫂拿着泥娃娃，高高兴兴回到屋内。一进门，她就发现桌上一顶呢帽，一愣。

阮嫂回头看看，章老大正在一边瞪眼看着她，阴险地向她点点头。

阮嫂警觉地看看摇篮里，发现小宝不见了，她追问章老大，好像在说：“小宝到哪儿去了，快给我。”

章老大得意地冷笑笑，说：

字幕：“孩子吗？早有人花两百块钱，买去啦！”

阮嫂一听，好像遭到雷击似的，傻了。手里的泥娃娃也掉在地上。她浑身无力地摊倒在地上。

（从章老大的胯下，拍摄阮嫂无援地倒在那里。）

突然，阮嫂又像清醒了过来，发了疯似的朝章老大冲去。

阮嫂冲到章老大身边，一把抓住章老大的衣领，向他要回自己的孩子。

章老大无动于衷，像根石柱似的，冷冷地站着，一任阮嫂拉扯，不理不睬。

阮嫂更加发狂地推搡着章老大。

章老大最后把阮嫂的双手拉下，然后说：

字幕：“这是给些厉害你瞧，如果你还想要这孩子……”

阮嫂听了章老大的话，痛苦万分，闭起眼睛，低头无语。半晌，阮嫂抬头看了看章老大，终于，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章老大得意地走出门外，招呼抱着小宝躲在楼梯隐蔽处的小流氓。

阮嫂看见小流氓抱着小宝进来，她如获至宝，抱过孩子，走到摇篮边，从地上捡起泥娃娃给了他。她欣慰地看着心爱的孩子玩。

章老大伸出一只手，在一边说：

字幕：“狮猴子的跟斗云，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章老大说着，得意地挥了挥紧握的拳头。

字幕：“她只得重新跳进老大的掌心。一天一天，孩子渐渐长大了，更增添了做母亲的忧虑。”

第 六 章

二一

弄堂里，长大了的小宝，一副聪明伶俐相，他正在与小朋友们一起做猜拳游戏。

在孩子们玩着的地方，旁边一幢房屋的楼顶上，一个老婆婆打开窗子探头往下看。

老婆婆在窗口对下面自己的孩子说：

字幕：“告诉你几次 你们别再跟这贱种一起玩。”

孩子们抬头看看，那个与小宝猜拳的孩子就离开小伙伴往自己家里走去。

小宝不懂，仍去拉这个小朋友。

这个孩子指指楼窗口，不再理小宝，走进自家屋，关上门。

小宝抬头看看楼窗口的老婆婆，老婆婆还在说着什么。

小宝闷闷不乐地回家。

二二

阮嫂家，屋内。阮嫂正在往桌上摆下饭菜，准备吃饭。

小宝闷闷不乐地进来。

阮嫂高兴地过去抱住小宝，亲着小宝的脸。

小宝很不高兴地问：

字幕：“为什么他们老骂我贱种？”

阮嫂一听，欢快的脸刷地变得十分痛苦。她没有办法回答小宝的问话，她爱怜地看着孩子，伤楚地说：

字幕：“下次别再跟他们玩了。”

说着，阮嫂扶小宝坐到凳上，给小宝盛上饭，她自己也盛了碗饭，拿起筷子 坐到小宝身边 可一时又难以下咽 她呆呆地看着小宝 思索着小宝对母亲说了什么话，吃饭。

阮嫂手拿着饭碗和筷子，一动不动，满腹心事地看着窗外。

窗外，霓虹灯在闪烁，上海又沉浸在神秘的夜幕里

屋内。母子俩已吃完饭，阮嫂抱着小宝，哄他睡觉。她自己也显得十分疲惫。她看看钟。

闹钟的时针，已指着九点。

阮嫂见小宝已在怀中睡着，她再看看钟，把小宝抱到床上小心翼翼地给他脱掉衣裤，盖上被子。

阮嫂轻轻走到梳妆台前。她违心地在镜前梳理头发，修饰容貌。生活逼着她不得不这样做。

弄堂里，刚才楼窗口出现过的那个老婆婆正在和另外两个妇女低声议论着阮嫂。

阮嫂出来，从她们面前走过。

三个妇女在阮嫂背后指指点点地非议着。

阮嫂不予理睬，自管自朝前走。

阮嫂又在街头踟蹰。

一个男人过来，和她并肩而行，她又接着了一个嫖客。

二三

清晨，明亮的阳光斜射进阮嫂的家。

阮嫂从外归来，她看见床上的孩子仍在酣睡。她走到桌边拿出卖身的钱，四处看看，考虑着找个安全的地方放。她看看抽屉，看看床上枕头底下……她想了好多地方，都感到不妥当。最后，她终于发现衣架旁的墙根处，有一个破洞。她走到破洞边，伸手拿掉填在破洞口的砖头

街上，又赌输了的章老大，正在急匆匆地回来。

屋中，阮嫂取出墙洞口的砖头后，伸手往里摸——

大门口，章老大走了进来。

屋中，阮嫂将钱小心翼翼地包好，然后仔细地放进墙洞——

楼梯口，章老大上楼。

屋中，阮嫂在墙洞里塞好那块砖头，再仔细地推了推——

房门口，章老大已到门前。

屋中，阮嫂放好砖头，听见外边脚步声，忙站起来。这时，章老大已推门进屋。

阮嫂马上强颜苦笑。

章老大没有觉察，他说自己钱输光了，向阮嫂要钱。

阮嫂和颜悦色地表示，她没有挣到钱。

章老大似乎很懊丧，卷卷衣袖，坐到藤椅里，摘下帽子一扔，摸着头思索。

阮嫂在旁装出一副俯首贴耳的样子，陪着笑脸。

二四

阮嫂一次又一次地把钱藏进墙洞。

字幕：“她的孩子被人骂为贱种，刺痛了她的心，使她感到有使孩子受教育的必要。”

第 七 章

二五

一所小学校的铁门外，阮嫂在门口向里窥探。她看到操场上，一大群小学生正在高高兴兴地游戏。

一只悬挂在木架上的铜钟，钟身在左右摇摆。一个校工在打钟。操场上的同学，听见钟声，都向各自的教室奔去。

阮嫂在校门外兴奋地看着，好像下了决心，匆匆回家。

二六

嫂家中 阮嫂从墙洞里拿出纸包 取钱。

二七

阮嫂带着孩子，走进学校。

办公室里，阮嫂站在一只书桌前面，向一位坐着在写什么的教师提出让小宝上学的要求。教师登记后问：

字幕：“家长做什么职业？”

阮嫂一时哑口无言，神色惶恐。

教师抬头再问。

阮嫂只好回答：

字幕：“他的爸爸死了。”

阮嫂看教师在簿子上登记好，才高高兴兴地拉着小宝出来。

二八

字幕：“新生活的开始 给她一种新兴奋。”

小宝上了学，放学的时候，阮嫂到学校来接小宝回家。在校门口，她碰到了那个骂小宝贱种的老婆婆。

老婆婆不屑地对阮嫂白眼。

小宝放学出来了，阮嫂也像别的家长一样，接住小宝，问长问短两人边谈边走，高兴地一起回去。

二九

阮嫂家中。饭后，阮嫂在收拾桌上的碗筷。

章老大坐在一边抽烟。

小宝把挂在墙上的书包拿下，放到桌上，一边取出书本，一边对阮嫂说话。

阮嫂高兴地听着。

章老大冷冷地看着母子俩，对阮嫂关心孩子念书，不以为然。

阮嫂并不理睬他，专心地看着小宝做功课。

章老大不屑地看着说：

字幕：“你倒有钱给孩子读书，像我不识一个字，倒也混了半辈子。”

阮嫂听后，回说：

字幕：“我的孩子读书，用不着你管。”

阮嫂说完，仍看着小宝做功课，并关心地教着小宝什么。小宝一直依依地站在她身边。

章老大不耐烦，戴上帽子走出房去。

阮嫂见章老大走了，好像更加高兴，抱起小宝坐到凳上，自己坐在小宝旁边。

小宝念书上的课文，叫阮嫂也跟着他一起念。小宝念一句，阮嫂跟着也念一句。念着，念着，两个人高兴地笑了。

小宝说：

字幕：“今天先生教我体操，像这个样子。”

小宝拉阮嫂到屋子当中，他张开两臂，蹬上蹬下，做给母亲看。

阮嫂高兴地看着小宝做操，随着小宝的动作，她的头也一上一下地晃动着。

小宝一边做操，一边说：

字幕：“我做先生，你做学生，手要伸平，腰要挺直。”

小宝拉阮嫂也站到地当中来，要阮嫂做操。

阮嫂笑着，开始不肯做，后来她同意了，她要孩子教她。

小宝做样子给阮嫂看。

阮嫂高兴地学着小宝做操的样子。

小宝喊口令：

字幕：“一二，一二，一二，……”

阮嫂在小宝面前，学着做各种动作，忽然一下子摔倒了。

小宝忙过去拉住阮嫂。

小宝抱住阮嫂，亲热地依偎在妈妈怀里。